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特色文化研究

学术、学派与文化遗产：文化传播视野中的 宁波古代书院研究

王志强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特色文化研究

学术、学派与文化遗产：文化传播视野中的
宁波古代书院研究

王志强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术、学派与文化遗产：文化传播视野中的宁波古代书院研究 / 王志强著. —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26-2955-2

I. ①学… II. ①王… III. ①书院—教育史—研究—宁波—古代 IV. ① G649.29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0277 号

学术、学派与文化遗产：文化传播视野中的

宁波古代书院研究

著 者 王志强

责任编辑 王 苏

责任校对 王 丹

装帧设计 原色太阳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13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955-2

定 价 28.00 元

前言

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17年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文化成为两会代表的关注热点,提案有465件,提案数仅次于经济、民生。近年来,宁波人一直在铆足劲大搞文化建设,力争文化兴市,文化强市。一句“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不仅道出了宁波人自古有之的文化自信,也表达了宁波人对文化传承抱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谈到文化传承,我们就不由得想到书院,书院作为曾经的教学场所和学术中心,在历史长河中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就宁波来说,历史上曾兴办过的书院有北宋年间的桃源书院,明清时期的姚江书院、甬上证人书院等。这些书院,现在大多已沉寂消失,但它们传承下来的文化余韵为宁波文化史贡献了灿烂的光芒。2014年,坐落于宁波鄞州的桃源书院重建开张,标志着作为传统文化摇篮的书院进一步为宁波社会所重视。重建桃源书院对于弘扬宁波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建设宁波文化强市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书院是一个教育机构,又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书院经历了千年风雨洗礼,从读书治学的私人空间到科举考试的附属,在其不断传播学术思想的同时,为社会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中国古代社会,宁波在推动书院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宋代以来,创办了数百所书院,造就了王阳明、黄宗羲等一大

批书院建设者和推动者,培养了一大批鸿儒硕学,对推动浙东学术乃至我国学术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著作从文化传播视角,对宁波古代书院与学术传播关系、宁波古代书院与学派分野关系、宁波古代书院与文化传承关系等进行系统梳理,同时透视了宁波古代书院推动宁波地域文化、促进地域间文化交流的路径,剖析了宁波古代书院为丰富宁波地域文化内涵、塑造宁波地域文化特质、继承儒家文化道统所产生的系统性作用,希望为传承宁波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提供借鉴和帮助。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第一章 书院的文化遗产与宁波古代书院的历史演进	001
第一节 书院发展略述	002
一、书院的发轫与初期形态	002
二、书院的发展与繁荣	004
三、书院的流变与改制	006
第二节 书院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	007
一、书院与儒家文化的传播	007
二、书院的文化遗产机制	012
第三节 宁波古代书院的历史演进	022
一、宁波古代书院发展概述	022
二、宁波古代重点书院简介	028
三、宁波古代书院统计一览表	038
第二章 宁波古代书院的学术传播与学术发展	045
第一节 书院与宋元新儒学在宁波的传播发展	046
一、庆历兴学前四明地区的教育与学术概况	047
二、“庆历五先生”与四明兴学	048

三、“甬上四先生”与新儒学在四明的传播发展	052
四、书院与理学在元朝庆元路的传播发展	054
第二节 书院与阳明心学在宁波的发展传播	057
一、阳明心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学术观点	057
二、阳明心学与书院的结合和相互促进	061
三、阳明心学在绍兴、余姚、甬上的传播发展	064
第三节 书院与经史学术在宁波的发展传播	070
一、甬上证人书院对经史学术的发展与传播	070
二、浙东经史学派的主要学术观点	072
三、浙东经史学术的学脉相承与开枝散叶	074
第四节 宁波古代书院的学术讲会与学术创新	076
一、宁波古代书院的学术讲会	076
二、宁波古代书院的学术创新	082
 第三章 宁波古代书院的学派分野	087
第一节 桃源书院、月湖竹洲书院与四明学派	088
一、四明学派主张	088
二、桃源书院、月湖竹洲书院与四明学派的相互促进	091
第二节 姚江书院与姚江学派	095
一、姚江学派主张	095
二、姚江书院与姚江学派的相互促进	098
第三节 甬上证人书院与浙东经史学派	099
一、浙东经史学派主张	099
二、甬上证人书院与浙东经史学派的相互促进	104

第四节 宁波古代书院与浙学	108
一、浙学主张	108
二、宁波书院与浙学的相互促进	111
第四章 宁波古代书院的文化传播模式	115
第一节 书院教学：人际间的传播	116
一、金字塔状辐射传播	116
二、同层异质的传播	119
第二节 书院藏书：学术资源整合与传播	121
一、宁波古代著名藏书建筑	121
二、宁波古代书院藏书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126
第三节 书院刻书：学术出版与传播	129
一、书院与书院刻书	129
二、宁波古代书院刻书的历史演进及其传播价值	131
第四节 书院祭祀：神圣化的内化与传播	134
一、宁波古代书院祭祀的符号崇拜	134
二、宁波古代书院祭祀的符号消费	137
第五节 书院的对外交流：在示范和移植中传播	139
一、书院对周边地域的示范和宣传	139
二、书院对域外异邦的示范和宣传	141
三、宁波古代书院对外示范与传播	143
第五章 宁波古代书院的文化遗产	153
第一节 推动宁波地域文化的变迁	154

一、推动宁波社会经济发展	154
二、改善当地社会风气	157
第二节 丰富宁波地域文化内涵	160
一、传播了经世致用思想和促发了近代思想文化启蒙	161
二、传承了藏书文化和孕育了文献之邦	163
三、丰富了宁波地域文学艺术修养	165
第三节 塑造宁波地域文化特质	166
一、塑造了海洋文化特质	166
二、塑造了商帮文化特质	170
三、塑造了卫所官兵子弟的文化特质	171
第四节 继承儒家文化道统	172
第五节 促进地域间文化交流	176
 结 语	185
主要参考文献	187
附录一：《鄞山书院碑记》点校	193
附录二：《鄞山书院条规》点校	195
附录三：《劝复鄞山书院示》.....	199
附录四：刘德元《鄞山书院记》(略).....	201

第一章

书院的文化遗产与宁波古代书院的历史演进

第一节 书院发展略述

书院发轫于唐，盛于宋，普及于明清，绵绵不绝千余载。直到今天，书院仍延续不绝，文化影响深远。不仅如此，书院还走出中国，逐渐传播到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一、书院的发轫与初期形态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私学发展到汉代，一些文人学士聚集在一起，或吟诗作对，或讨论学问，或讲学授业，人们把这些读书、讲学之地称为“精舍”或“精庐”。当时这类“精舍”或“精庐”广布全国，各类史书、地方志多有记载。

《后汉书·党锢列传》：“(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后汉书·包咸传》：“(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

《三国志·魏武帝纪》：“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

《后汉书·檀敷传》：“檀敷，字文有，山阳瑕丘人也。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

汉代的“精舍”“精庐”，讲学皆由口授，虽然有时学徒人数比较多，达“数百人”，已经具备了聚众讲学的特征，但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一般认为，书院这个名称出现于唐代。^a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造较大的院子来存放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

a 因对书院的界定及其性质、功能等方面的认识存在分歧，学界对书院的产生时间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产生于唐代，二是产生于五代，三是产生于北宋时期。

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a元代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b

书院根据主办者的不同,分为官办与民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这是一个为朝廷担负职掌经籍、编撰图书典籍等工作的职能部门。当时,在书院中设置了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等,负责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诸事务。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为皇帝侍讲侍读、拟旨筹策,起到顾问或秘书的作用,不具备精舍那种讲学的功能,“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唐代还兴起了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张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635)建”^c,比官办的集贤书院还早90年。这些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九江府志》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袞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

书院在唐代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其一,官学的衰败。自唐中叶至五代十国,虽然军阀混战而局势动荡,但书院并未因此而泯灭,反而因官学的衰败而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连年征战,致使官方无暇顾及教育,“虽郡邑之学,亦有废而不立之时,学者无所就学。于斯时也,私设黉舍,广集学徒,以补学校之缺”^d。然而士人读书的热情并没有消退,于是出现了就学与无学可就、讲学与无学可讲的矛盾。“井田废,比闾族党之制不行,于是始以教养属之郡县。郡县又不能教,至东汉始设校官。至唐末,校官又旷厥官,而乡大夫之有力者,始各设书院,教其子弟。”^e于是士人沿袭前人故事,择山林名胜而居,聚书建院而讲学,书院因此而兴起。

其二,印刷术的进步和文化的下移。“雕本肇自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

a (清)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书院》,《袁枚全集》(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b 转引自肖东发、钟洪、王波:《中国古代藏书概论》,《图书馆》2001年第1期。

c 《四川通志》中提到张九宗书院于“贞观九年建”。

d (元)吴澄:《鳌溪书院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五〇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册,第305页。

e 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册,第1859页。

宋人。”^a印刷术的发明与改进使书籍数量陡增，书籍价格剧降，为书籍的普及化提供了条件，许多原本只在有限范围内流传的书籍也能为出身寒门的士人所获得，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文化知识的下移。同时，大量书籍的出现，也为民间藏书创造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具有讲学功能的“精舍”向兼具藏书功能的书院过渡。

其三，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地位不断提高。到唐代，科举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武则天统治时期，为了打击门阀士族势力、扶植庶民士人、扩大统治基础，朝廷大开科举取士之门，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大批人才。据时人记载：“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b随着科举逐渐成为进入官僚集团的主要途径，士人竞相科举，进士科甚至成为最受当时士人尊崇的出仕途径。唐宪宗时，29位宰相中进士占58.6%；穆宗时宰相14人，进士占57.1%；文宗时期宰相中进士占75%；武宗、宣宗、懿宗时，宰相中进士占比都超过80%。一时出现“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情形。科举取士为社会中下层士人跻身官僚体系打开了方便之门，据统计，在武则天、唐玄宗时期，明经、进士出身的20多位宰相中，庶人及中下级官吏子弟共有14位。当科举和崇尚文化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时，书院的产生就有了文化环境，于是乎，具有读书、藏书、聚徒讲学等诸项功能的书院就应运而生了。^c

二、书院的发展与繁荣

书院的大发展在宋朝。宋朝的书院总数达到了700余所，是唐、五代时期书院总和的10倍以上。南、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各有其特点，北宋强化了书院的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一大批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就是在当时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

a (明) 胡应麟：《少石山房笔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6册，第192页。

b (唐) 张鷟：《朝野僉载》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页。

c 参见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阳及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a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通过赐书、赐田和召见长老方式,大力支持书院的发展。比如,“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b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当时的岳麓、白鹿洞、石鼓等书院培养了众多人才,因获得御赐匾额、图书等而名扬天下。到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力振兴官学,冷落了书院。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衰落。

在书院的发展史上,南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书院在南宋时期数量激增,规模更大。据统计,南宋书院总数有400多所,是北宋的两倍。并且书院的建设规模比较大,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建筑格局,一般书院都具备祭祀、斋舍、讲堂、藏书楼和生活设施五部分。另一方面,文化教育制度在南宋得到完全确立,书院进入制度化的发展阶段,对书院的办学宗旨、人才培养目标及常规管理都有了明确规定。此外,南宋书院区别于北宋书院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以及书院学术化的不断加强。这时,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在社会上日益风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办书院的高潮。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理学对书院的教育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院以理学为基本内容,书院成为儒学研究的中心及重要传播基地。

元代统治者南下入主中原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其表现之一便是注重扶持书院,还复书院房屋租产。“各处庙学、书院房舍里,不拣那个官人每、使臣每、军人每,休安下者,休断公事,休做筵会者,系官钱物,不拣甚休顿放者。属学校的田地、水土、贡土庄,不拣是谁,休争占侵犯者。”^c在朝廷对书院的重视和保护下,无论是“远州下邑”,还是“深山穷谷”,书院“几遍天下”,因而书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官府对书院控制严密,自由讲学风气不浓,书院官学化初见端倪。

a 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b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03页。

c 《元典章》卷三十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87册,第326页。

明代是书院发展的辉煌时期,书院数量庞大,分布范围更加广泛。明代初期,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到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一批士大夫提倡自由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在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学术研究中心和讲学机构。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王守仁先后创办龙岗书院、文明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等。许多名儒与王、湛等以重建纲常、维系人心为己任,大办书院,将书院作为其研究、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阵地。书院广招生徒,频繁讲会,声势浩大,书院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a从正德、嘉靖到万历年间,创建、修复了1000多所书院,约占整个明代书院的72%。^b书院越来越多,一些著名的书院往往成为传播社会舆论的中心,针砭时事,评议政治。这样就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发动了四起禁毁书院的案件,其中以权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一案最为严重,天下的读书种子霎时好像都被剿灭尽了。东林案后,明代后期书院发展受挫。

三、书院的流变与改制

至清,统治者一开始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基础,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堵不如疏,统治者又改变文化控制的策略,转而大力倡办书院。雍正元年(1723),诏令“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认为,“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c,“建立书院,这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厉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d。清朝在支持书院的同时,还加强了对书院的引导和控制,从书

a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8页。

b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c (清)张廷玉等:《学习考八》,《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495、5504页。

d 转引自刘海峰、朱华山主编:《科举学的拓展与深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页。

院山长的任命、书院经费的筹措到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的确立,甚至考核标准等,都须经过官府批准。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发达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主要原因是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赐书和官员赐书,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自行刻书,书院藏书一时蔚为大观。清末,国家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振兴国家需要新式人才,而培养人才必须革新教育,书院走向改制,书院制度也慢慢解体。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将书院改设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和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自唐朝兴起的书院,延续千余年,至此算是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

第二节 书院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

书院诞生初期以藏书、求学、治学为旨归,主要是避乱而使斯文不坠。到了宋朝,讲学成为书院的最主要功能,书院走出了对传统文化从继承到传播的第一步。士人从私密的书斋走向公共舞台,为传统文化的快速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一、书院与儒家文化的传播

(一) 对儒家道统的承续与弘扬

士人之所以被称为士人,原因就在于他们认同儒家传统价值观,受到“修、齐、治、平”的熏陶。从文化学上来说,儒学使士人在社会上确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里,分散的社会个体获得优越感和归属感。但这种优越感和归属感必须基于社会外部力量对其基本价值取向的认可和追随,方可获得。因此士人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宣扬儒家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从而主掌社会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传统的士子们多以“明道”“弘道”为己任,对他们而言,古代中国有一个永恒的“道统”传承体系,“道”明则天下太平,“明道”“弘道”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何为“道统”?“道统”一词由南宋理学家朱熹最先提出,但道统说的最有力提倡者是唐代儒家学者韩愈。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

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道”，概括地说，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儒家此道有一个传承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a。这个传承序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道”是儒家恪守的核心价值，用一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用两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义”，用五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义礼智信”，这三种表述之间的关系，在宋代理学家看来，只是“理一而分殊”而已。^b其中，仁是基础和根本，贯穿于其他价值和德目。“统”则是传道的人物谱系，孔子谓“人能弘道”，朱子弟子黄干谓道“待人而后传”，这一传道谱系便是在儒学历史上起过承前启后重要作用的圣贤和大儒。对今人而言，“道”是我们传承和弘扬的崇高价值，“统”是我们自觉弘道的使命，无论我们个人成就大小，我们自觉去担负弘道的责任，努力完成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发展儒家文化的历史任务。

在书院大师看来，书院教育必须担负起培育人才、发明圣道、接续道统的重要使命，这是书院教育的根本目标。宋初学者孙复创泰山书院，他本人“尽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三十年，而深通孔子之心”，最终目的是“传道授业于弟子，并将以书载之后世，则道乃大耀之”。^c南宋理学家袁甫在作于绍定六年(1233)的《象山书院记》中明确表示，创建书院的目的就在于发明圣贤之道，他认为，三代以后学道沉溺，创建书院是为了振兴儒学，讲明圣道，即所谓“书院之建，为明道也”。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代表人物、书院教育家张栻认为，设立书院绝不是为了给士人提供一个群居闲谈、猎取功名利禄的场所，也不是为了给生徒传授求得文辞之功的技巧，而是为了“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他在重修岳麓书院时所作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曾写道：

a (唐)韩愈：《原道》，屈守光、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页。

b 彭永捷：《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文史哲》2001年第2期。

c (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8、233页。